

概述

# 2010年人类发展报告

20周年特刊

## 国家的真正财富： 人类发展进程



为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出版  
(UNDP)

## 前言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了第一部《人类发展报告》，使用了新设计的人类发展指数。在那时被认为是过激的假定前提，实际上非常精炼：国家发展不能简单地用国民收入来测量（实践中曾长期采用的测量方法），预期寿命和识字率也应该作为衡量指标。

正如人类发展报告的作者所坦承，人类发展指数有其不足之处：依靠国家平均水平（而平均水平掩盖了偏态分布），而且缺乏“对人类自由的定量测度”。然而，它还是成功地提出了该报告的中心论点，其开宗名义地陈述：“人是国家的真正财富”。

20年后，人类发展指数概念本身的光辉和具有原创性的人类发展报告之间的一致性仍毋庸置疑。现在大家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成就或个人的福利水平不能单纯地用金钱来衡量。当然，收入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资金就难以发展。然而，我们也必须要判断人们是否会有健康长寿的生活，是否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是否可以自由地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来塑造自身的命运。

这是《人类发展报告》的创始人——来自巴基斯坦的马赫布卜·乌·哈克以及他的亲密朋友和合作者——来自印度的阿马蒂亚·森的远见卓识和伟大贡献。与他们共同奋战的还有其它杰出的发展思想家。他们的理念不仅引领全球性的《人类发展报告》走过了20年的历程，而且也影响了由各国研究、撰写、出版的600多种国别人类发展报告，以及许多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各区域局支持的富有挑战性的区域性研究报告。

也许最重要的是，人类发展理念深深地影响了世界上整整一代的政策制定者和发展学家，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联合国其他所属机构的数千名工作人员。

在人类发展报告20周年这一里程碑式的时刻，我们迎来了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们可以从全球和国别的角度系统地回顾人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这是自第一部《人类发展报告》问世以来一直没有尝试的一项工作——并分析这些成就和挑战对政策制定和今后研究的启示。

在这个重要时刻，一个清晰又难以抗拒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即使是在逆境中，仍有许多国家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众多国家尽管其收入保持温和增势，但在健康和教育方面却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一些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巨大经济绩效的国家，却并没有在预期寿命、教育和整体生活水平的提高方面做出类似的、显著的进步。这些改善永不会自动到来，它们有赖于推动发展的政治愿望、勇敢的领导阶层和国际社会的持续参与。

过去40年的数据还揭示出，人类发展成就的取得方式表现出巨大的多样性，并不存在单一或万能的成功药方。

本报告表明，大多数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最贫穷的国家往往获得的收益最大。或许统计学家对此并不感到惊奇，但这与40年前普遍设想的情景却有天壤之别：大多数低收入国家都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国家在健

康、教育，以及（较小程度上的）收入方面都出现了进步。

当然我们很清楚，并非所有的发展趋势都是积极乐观的。令人可悲的是，自 1990 年《人类发展报告》诞生以来，一些国家在所有的人类发展指数上都呈倒退的趋势。总结这些国家的失败教训，其主要原因是冲突的破坏性影响、艾滋病的泛滥、经济管理和政治管理不善。其中多数国家都承受着一种以上的磨难。

尤其令我欣慰的是《人类发展报告》始终在测量方法上不断创新。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选取了三种新的测量角度：测量多维不平等、性别不平等和极端剥夺。其所采用的三种测量指数——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性别不平等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是建立在创新、理论和数据发展的基础之上，这三种指数已经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见解。

这些新的测量工具强化了最初人类发展设想的持续有效性。展望未来，今后的人类发展报告将不得不设法解决更艰难的问题，包括可持续发展日益关键的领域、不平等以及更广范围的赋权理念。我们今天仍然难以回避《1990 年人类发展报告》所遇到的分析和统计方面的挑战。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过去 20 年来集智慧、公正、创新性为一体的《人类发展报告》而感到骄傲，但《人类发展报告》从来都不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独家产品。它是集联合国其他姐妹机构、各国政府以及来自世界各地众多学者的知识与真知灼见为一体的报告。在此，我们一并向所有合作者表示感谢。正如今年的 20 周年特刊令人信服的陈述那样，在今后 20 年或更长时间内，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继续以《人类发展报告》的准则和研究结论为指导。



Helen Clark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

本报告的政策建议并不一定反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或其执行局的意见。本报告是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委托而发行的独立出版物。报告的研究、撰写是在人类发展报告处处长 Jeni Klugman 领导下的杰出顾问团和人类发展报告组共同协作完成的。

1990年首部《人类发展报告》中出现的“发展”一词，引起了公众对“发展”的关注。在富有远见卓识的马赫布卜·乌·哈克的领导下，“发展”一词曾一度深深影响了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新闻媒体以及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社会进步的看法。与其说“人类发展”仅仅关注经济发展的几个传统指标（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倒不如说，针对每一社会中人类如何生存及他们享有哪些实质性自由的海量信息，它提出了一个系统性检验方法。

就在马赫布卜·乌·哈克作为倡导人类发展理念的先驱领导人的那段时间，一些相反的声音强烈要求采用一个比标准经济方法更广泛且有结构性超越的新方法。高瞻远瞩的马赫布看到了利用这些倡议发展出广阔而不同寻常的观点的可能，新观点兼具务实性和包容性。《人类发展报告》为涉及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大量信息和分析研究架构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然而，要用多如雪片的大量表格（以及规模庞大的一系列分析）来替代一个简单的数字，如国民生产总值，其困难是前者缺乏原始国民生产总值的易用性。因此，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指数——人类发展指数（HDI）——来代替国民生产总值，而该指数只专注于寿命、基础教育和最低收入。毫不奇怪，在公开讨论中备受赞扬的人类发展指数，却显得有点“粗糙”，这与国民生产总值有点类似。这一判断并不是一个“不友好”的描述。作为曾有幸与马赫布卜一起工作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的一员，我认为最初的人类发展指数已经达到了当时预想的结果：像国民生产总值一样曾作为一个简单的测量工具（但又与国民生产总值不同），除了收入和商品以外并没有遗忘其他方面。然而，人类发展理念是相当宽泛的，决不能与有些许局限性的人类发展指数相混淆，虽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自1990年以来世界如期向前发展。尽管人类发展已取得了很大成就（如识字率），但是人类发展理念仍郑重承诺要集中关注那些与贫困、剥夺、不平等和不安全相关的未尽事宜，而这些未尽事宜需要当代社会极大的关注。新的表格仍然会络绎不绝地出现在《人类发展报告》当中，新指数会填补原人类发展指数的空白，也会充实我们的评估结论。

碰巧的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也在加剧，例如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挑战，在人类福祉和真实自由可持续性方面的挑战等。人类发展理念足够灵活，允许我们去展望人类在地球上生存的前景（包括那些我们珍视的世界发展的前景），而无论这是否与我们的自身福祉相关（例如，我们要献身于那些超越自身福祉的、对受到生存威胁的动物物种提供保护的事业中）。将越来越多的考虑因素强加在类似于人类发展指数这样的一个数字中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好在人类发展理念本身足够完善，如果不犯糊涂地尝试要把越来越多的想法整合于一个措施里的话，它会对未来前景予以新的关切和深思（包括对未来人类发展水平的预测）。

在《人类发展报告》出版 20 周年之际，有太多的成就值得我们庆贺。但我们也必须着眼于改进用于评价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和成就的传统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那些危害到人类福祉和自由的新威胁作出反应。这种持久的奉献确实是马赫布卜·乌·哈克的远见卓识的一部分，对这种奉献精神的需求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

# 2010 人类发展报告

## 目录

前言  
导言——阿马蒂亚·森  
致谢  
缩略语

### 概述

---

#### 第一章

##### 重申人类发展

---

最初申明  
人类发展系列报告——保持领先  
人类发展的概念仍保持活力

#### 第二章

##### 人的进步

---

近来的人类发展趋势：聚焦于人类发展指数  
更长寿、更健康  
增加知识的可能性  
提高生活标准

#### 第三章

##### 进步的不同道路

---

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的困惑  
全球进步：构思、创新的角色  
制度、政策及公平的作用  
更深刻的描述：市场、国家和社会契约

#### 第四章

##### 福无双至

---

更广泛的人类发展维度  
赋权  
不平等  
脆弱性和可持续性

#### 第五章

##### 测量不平等、贫困的创新方法

---

三个新的多维测量指标  
多维不平等测量——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  
性别不平等测量——性别不平等指数  
贫困测量——多维贫困指数

#### 第六章

##### 2010 年后的议程

---

气候变化的进程及威胁  
政策议程  
研究议程

注释  
参考文献

#### 统计附录

---

读者指南  
2010 年主要国家和地区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统计表  
技术注释  
统计术语定义  
国家分类

“人是国家的真正财富”。出于这样的理念，1990年的《人类发展报告》（HDR）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思考“发展”。发展的基本目标是创造一个有利环境，以使人类享有长寿、健康、富有创造力的生活。今天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过去二十年来，人类发展报告的核心目的一直在强调：发展的根本是人的优先发展。

今年的报告颂扬了人类发展理念所作出的贡献，与以往报告一样，本报告认识到了我们的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同时积极寻找提高人们福祉的办法。的确，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概念，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同时，随着世界的变化，分析工具和分析理念也在演变。因此本报告也是关于如何调整人类发展理念以迎接新千年挑战的报告。

在过去20年里，人类发展在许多方面有显著进步。如今大多数人更加健康、长寿，受过更多的教育，获得了更多的产品和服务。即使是那些经济状况较差的国家，人们的健康和受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人类进步不仅表现在健康、教育、收入的提高方面，而且人们在选举领导人、影响公共决策和知识共享等方面的权力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展。

当然，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是正面积极的。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现象，无论是在国家内部还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生产和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也日益显现。发展进程已显现出不同，一些地区——如南部非洲和前苏联——的人们遭受着该地区人类发展倒退的影响，尤其在健康方面。新的脆弱性要求我们出台创新型的公共政策，

以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而动态市场的治理会提高整体利益。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新的工具。在本报告中我们将三种测量指数引入了人类发展报告指数家族中——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性别不平等指数和多维贫困指数（本报告所使用的基本术语定义见专栏1）。这些技术性的测量方法包含了理论和实际测量的最新进展，也维持了不平等和贫困在人类发展框架中的核心地位。我们引进这些系列性测量方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发性理性的、超越传统总量指标的公开争鸣。

今天的挑战也需要一个新的政策视角。对于人类发展而言，尽管没有神奇的良方妙计，但一些政策涵义却是清晰明确的。首先，我们不能假定未来的发展将会效仿过去的发展模式，因为今天乃至未来在许多方面都会有更好的发展机遇。第二，各种各样的经历和特定的背景阻碍了重要政策良方发挥作用，需要有更普遍性的准则和指导方针。第三，一定要解决重大的新挑战，最突出的就是气候变化。

许多挑战已经摆在面前，而有些挑战和政策相关联：发展政策必须要与当地环境和全面的、综合性的原则为基础；众多的挑战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



**极高/高/中等/低人类发展组：**根据人类发展指数（HDI）四分位数对国家进行分类。HDI 值处于最高四分之一组为极高人类发展组，HDI 值介于 0.51—0.75 为高人类发展组，介于 0.26—0.50 为中等人类发展组，HDI 为最低四分之一组为低人类发展组。早期的人类发展报告采用的是绝对贫困线而非相对贫困线。

**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极高人类发展组中的国家为发达国家；不在极高人类发展组的国家为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定义仅为了使用上的便利性，用来区分那些已经达到极高 HDI 水平的国家。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从人类发展的三个维度来测量平均成就的一个综合性指标。这三个维度是：健康长寿、教育、体面生活。出于可比性的考虑，三个维度成就的平均值介于 0—1 之间，用几何平均法加总，值越大越好。

**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IHDI）：**用来测量一个社会中人类发展的平均不平等程度。在非常

注：关于新指数的详情见完整报告以及技术注释 1—4。

公平的情况下，HDI 与 IHDI 相等；两者之间的差值越大，不平等越严重。

**性别不平等指数（GII）：**用来测量生殖健康、赋权、劳动力参与三个维度由于性别差异而造成的成就损失，介于 0（非常平等）和 1（完全不平等）之间。

**多维贫困指数（MPI）：**测量健康长寿、教育、体面生活三个维度严重被剥夺的程度，包含被剥夺维度数和被剥夺程度。

**混合 HDI：**HDI 的计算采用了全新的、实用的形式，这种全新的形式贯穿整个报告，也包括三个维度，测量了预期寿命、识字率、毛入学率和人均 GDP 等四个方面。越容易获得数据就表明创建的该指标越适合分析长期趋势。

**高/低变化：**测量一个国家在提高 HDI 中所取得的最大或最小的进步，用拟合标准差来测量，该方法用来计算某国相对于那些处于相同起点的国家其 HDI 平均变化幅度。

能力，需要有民主的、负责任的全球性制度出现。这也意味着有许多研究值得开展：深入分析经济增长与健康、教育提高之间惊人的微弱联系，以及仔细思考发展目标的多维性如何影响发展思想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 人类发展值得庆贺的 20 年

二十年前，世界刚刚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负债、调整和经济紧缩，大量的政治变革正在进行。第一部《人类发展报告》以雄辩的文采及博爱的情怀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经济和发展方法，即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这个方法勾画了一幅新的发展景象，灵感来自第一部《人类发展报告》的创始者马赫布卜·乌·哈克的创作热情和远见卓识，以及阿马蒂

亚·森的开创性工作。

在这份人类发展报告 20 周年特刊中，我们重申了人类发展的永恒主题，阐述了人类发展理念为何处于制高点，即人类发展理念的概念、测量方法以及政策怎样对发展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如何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制定航向。

《1990 年人类发展报告》一开始便清晰地将人类发展定义为一个“扩展人类选择权”的过程：强调人类享有健康的自由、受教育的自由、能过上体面生活的自由。但是它也阐明人类发展和人类福祉远远超出了这些维度，涵盖了更为广阔的能力范畴，包括政治自由、人权，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与人相处而不感到羞愧的能力”。人类发展这个充满热情的定义被政府、公民社会、研究人员和媒体广泛接受，证明了这种创新性在发展界以及其他领域引起了深刻共鸣。



## 重申人类发展

尽管第一部《人类发展报告》在提出人类发展这个差异细微的新视角时十分谨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展人类选择权”这个精炼的描述开始被广为接纳，这是个基本的描述，但并不充分。人类发展始终持续、稳定地向前迈进，同时也与贫困、压迫、结构不公平相抗衡。而遵循多元化的准则——如平等、可持续性和对人权的尊重——始终是关键。

人类发展传统的固有特征是发展方式的动态性，而非静止性。与基础的发展实践和学术文献相一致，我们再次重申了人类发展和能力的内涵：

人类发展是扩大人类自由的过程：人享有长寿、健康、过体面生活的自由；享有实现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目标的自由；在共享的地球上积极参与营造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自由。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均既是人类发展的受益者也是人类发展的驱动者。

这再次重申强调了人类发展的核心即可持续性、公平、赋权，以及内在的灵活性。因为收益可能是很脆弱的，而且很容易被逆转，也因为要公正地对待子孙后代，所以我们尤为需要致力于确保人类发展的长久性，即保证其可持续性。人类发展也需要处理结构性的不平等，因此它必须是公正的。人类发展能够在家庭、社区、国家层面促使人们行使个人选择权、参与权，塑造自己并从中获益，进而被赋权。

人类发展强调深思熟虑、争鸣以及开放式的讨论。人，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参与到这些过程中。人类发展架构适用于所有国家——不论富裕或贫穷，也适用于所有人。它充分开放、富有活力且充满生机，为新世纪塑造了典范。

## 福祉演变：

### 一个不平坦的攀升过程

本报告的一个主要贡献在于对过去40年人类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变动趋势做了系统性评价。作为二十年周年特刊的重要目标，这个回顾性评价不但是迄今为止《人类发展报告》最全面的分析，而且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重要的新启示。

从某些基本方面来看，当今世界比1990年或者1970年时要好很多。过去二十年中，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亲历了主要生活方面的显著改善。从整体上看，他们更加健康、更加博学、更加富有，同时他们在选举和确保领导人尽职尽责等方面也比之前有了更多的权力。例如，他们见证了如概述中陈述的对于发展的测量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增加，该指数是将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等方面的信息纳入到一个简单的综合测量指标中（图1）。自1990年以来，世界平均HDI已经提高了18%（自1970年以来提高了41%），反映了在预期寿命、入学率、识字率和收入水平上较大程度的综合性提高。但与此同时，这个过程中也存在很大的变数和波动性，我们将在下文对此进行专门讨论。

几乎所有国家都在这个进程中有所获益。我们的样本涵盖了1970—2010年间的135个国家，占世界总人口的92%。但只有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三个国家的HDI低于1970年的水平（见图1）。

总的来说，贫穷国家的人类发展指数正在逐渐赶上富裕国家。相比收入扩散性的变化趋势，这样一种收敛趋势描绘了一幅更加乐观的景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出现了快速的增长，国别差异仍然非常显著。撒哈拉以南非洲那些经历了低增长的国家受到了艾滋病的困扰，前苏联各国也正在遭受越来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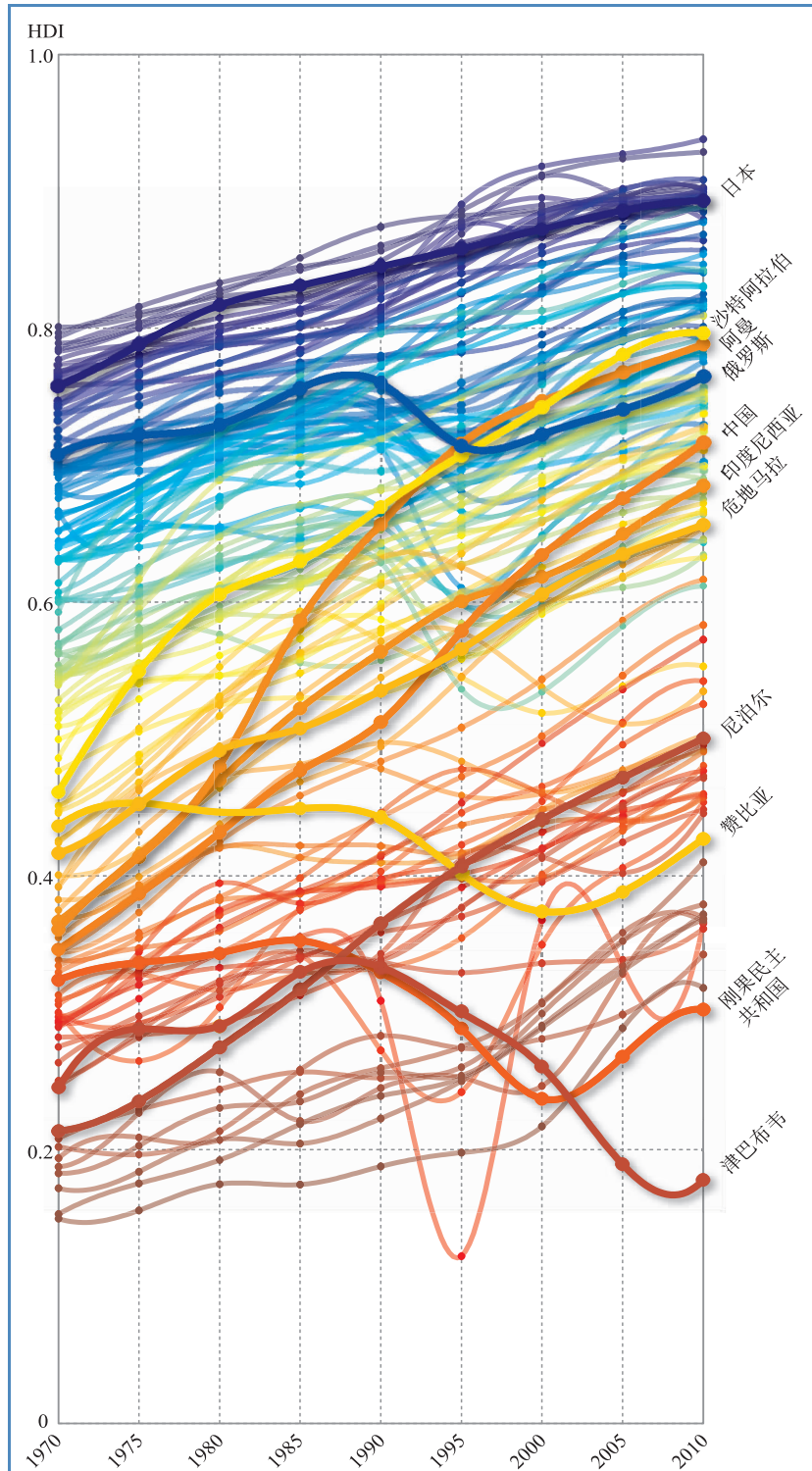
---

本报告的一个主要贡献在于对过去40年人类发展重要组成部分的变动趋势做了系统性评价。我们看到了重大的进步，当然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是积极的。

---

图 1

整体进步，差异显著：人类发展指数全球性变动趋势，1970—2010 年



注：结果显示的是一个包含 135 个国家样本的混合 HDI（专栏 1 中对此进行了描述）。指数上升最快的国家是阿曼、中国、尼泊尔、印度尼西亚和沙特阿拉伯；上升最慢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资料来源：根据人类发展研究处（人发处）数据库数据计算。

高的成人死亡率。

那些 HDI 提升最快的国家（即那些 HDI 有快速进步的国家）包括以收入“增长奇迹”著称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当然也包括那些在人类发展的非收入维度上以公平著称的尼泊尔、阿曼和突尼斯（表 1）。最引人注目的是，排在前十位的国家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居于发展前列的国家。埃塞俄比亚排在第 11 位，其他的 3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博茨瓦纳、贝尼、布基纳法索）也位于前 25 位。

因此，人类发展的宽广视角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或者是说与“斯彭斯增长和发展委员会”（Spence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 Development）明显不同的成功性评价。该视角指出，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推动人类发展的进步。事实上，进入到前十位的 7 个国家主要归功于它们在健康和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而其中有些国家甚至只表现出了经济的普通增长。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显著的进步，国别差异仍然非常明显。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有 1/4 的发展中国家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不到 20%，而另外的 1/4 则超过了 65%。这样一种差异部分源于起点的不同——欠发达国家在健康卫生和教育方面的进步平均都要快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是，人类发展指数中 50% 的差异性不能由最初的人类发展指数来解释，那些起点相似的国家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这表明了政策、制度和地理位置等国家因素的重要性（图 2）。

过去这段时间各国的健康水平提升了很多，但提升速度正在下降。总体提升水平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 19 个国家健康水平的显著倒退造成的。其中的 9 个国家——6 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 3 个前苏联国家——的预期寿命已经降低到 1970 年水平以下。下降的原因是艾滋病泛滥、转型国家成人死亡率不

断上升。

教育的进步非常显著而具有普遍性，这不仅反映在学校教育数量的提高上，也表现在男孩和女孩享受教育机会的平等上。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进步反映了较大的国家参与力度，其更多地表现为使儿童能够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而不仅仅是推动一个高质量的教育。

国家间收入水平提高的差异较大。尽管总体水平在提高，其变动趋势却不收敛——与健康和教育的变化模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过去四十年中富裕国家平均而言要比贫穷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差异持续存在：少部分国家始终处于世界收入分配的顶端，为数极少的、起步时较为贫穷的国家加入到了高收入国家行列。

总之，我们看到了人类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是过去数十年的变化绝不总是积极向上的。一些国家经历了严重的倒退——特别是在健康方面——有时几十年的收益在短短几年内就丧失殆尽。经济增长也出现了极端的的不平等，

表 1

以不同方法衡量的人类发展进步最快的国家：  
HDI、非收入 HDI、GDP，1970—2010 年

排名	进步体现于		
	HDI	非收入 HDI	收入
1	阿曼	阿曼	中国
2	中国	尼泊尔	博茨瓦纳
3	尼泊尔	沙特阿拉伯	韩国
4	印度尼西亚	利比亚	中国香港
5	沙特阿拉伯	阿尔及利亚	马来西亚
6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突尼斯	印度尼西亚
7	突尼斯	伊朗	马耳他
8	韩国	埃塞俄比亚	越南
9	阿尔及利亚	韩国	毛里求斯
10	摩洛哥	印度尼西亚	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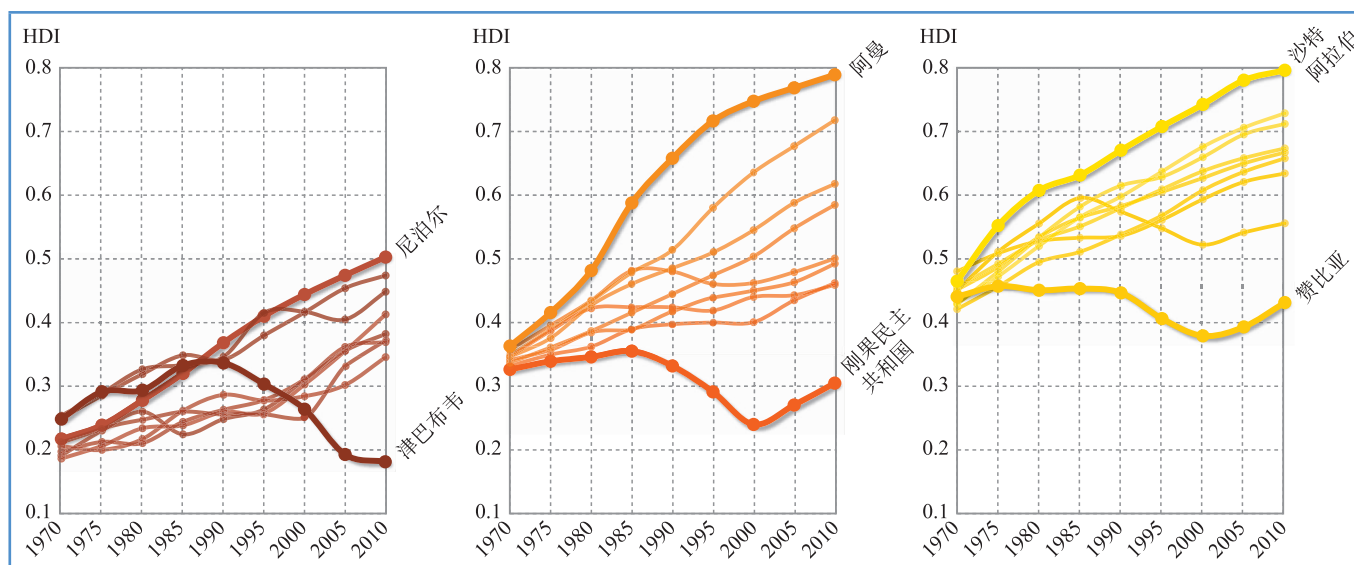
注：HDI 和非收入 HDI 的提高用一国与处于相同起点的其他国家的离差加以衡量（见完整报告），收入的提高用人均 GDP 的年百分比增长率加以衡量。

资料来源：根据人发处数据库数据计算。

在那些增长较快的国家中以及那些得益于国家进步的地区中都有所反映。尽管世界各国人类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在缩小，但这种差距仍然非常明显。

图 2

变化过程多样化：从 1970 年开始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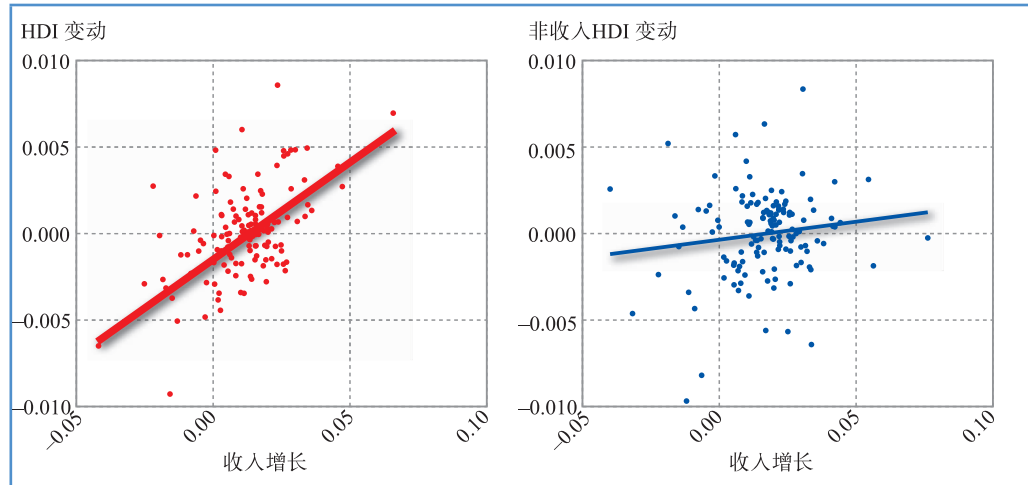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根据人发处数据库数据计算。



图 3

健康、教育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弱相关性



注：基于对拟合的离差分析（见完整报告）；收入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粗的回归线表示这种相关性在统计上是显著的。

资料来源：根据人发处数据库数据计算。

## 认识人类发展模式及其驱动力

全球性进步与各个国家巨大的可变性相一致。这表明由全球性力量驱动的进步对于各个发展水平的国家都更可行，但这些国家对于如何抓住发展机会却表现各异。

近年来人类发展研究得出的最令人惊讶的——也就是本报告认同的一个结论是：经济增长与教育、卫生提高之间缺乏显著的相关性（图3）。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在处于中、低人类发展指数的国家，这种相关性表现得尤其微弱。而这又可追溯到人们如何才能变得更健康、接受更多教育的转变中。今天在这些国家看到的相关性只是再现了历史模式的一个片段，这个弱相关性与过去的缺乏相关性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只有那些变得富裕的国家能预先在健康、教育上付出高昂费用。然而科技进步和社会结构变化甚至允许现今更加贫穷的国家都能实现丰厚的收益。

近年来，各国前所未有的思潮涌动——从健康信息储存技术到政治理想、

生产性实践——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诸多的革新让各国都能够从低成本中享受健康和教育的进步，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收入和人类发展的非收入维度之间的联系在逐步减弱。

收入和经济增长依旧至关重要。除此之外的其他结论无异于忽视了收入在扩大人类自由时的重要作用。在决定人们对食物、住所、衣服等必备资源的支配能力以及将更广泛的选择权（如有意义的工作、有显著回报的活动、或者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心爱的人）变为可能方面，收入是至关重要的。收入提高表明获得体面工作的机会在扩大（尽管并不总是如此），而经济衰退及相关的工作职位减少对于世界上所有人来说都是坏消息。同时收入也是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的来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实施收入再分配提供了可能。因此，大范围提高收入仍然是政策优先考虑的事项。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不否认高收入对于提高贫困人口社会服务可得性的重要性，两者间的联系得到了大量的微观经

济实证研究的支持。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之间的强关联性总是反映出越富有的人在获取健康服务方面越有优势。本报告质疑了在中低人类发展指数国家中，收入的提高是否能足以改善健康和教育状况。这也是一个好消息，至少可持续增长这一常常被人们遗忘的概念在这里被提及。

在最新数据和分析的支持下，我们同样认同《人类发展报告》最初提出的两个核心观点：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同；即使没有快速的经济增长也能取得重大成就。早期的《人类发展报告》表明，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印度的喀拉拉邦以及哥斯达黎加、古巴和斯里兰卡等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而这些成就是有可能取得的，因为经济增长与人类发展非收入维度的显著进步是相分离的。

## 制度如何发挥作用

与发展相容的政策和改革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变化很大，它们往往受制于制度性和政治性约束。那些试图将制度和政治手段在不同环境的国家间移植的努力通常都以失败告终。政策制定通常应该根据主流的制度环境而做出相应的改变。例如，在经济自由化过程中，印度通过减少管制和引进更多的竞争来实现减缓过度干预和家族主导式商业环境的目的。简而言之，虽然制度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决定因素，但制度与其所处的环境背景怎样相互影响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市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政府需要市场来获得收入和经济活力，但同时市场也会失灵，政府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市场或许是可持续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对于人类发展的其他维度而言，市

场却并不必然带来进步。过度追求高速增长所取得的发展是难以为继的。换言之，市场经济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

这些观察让我们回想起 60 多年前卡尔·波兰尼关于市场自我调节的精彩论述，其观点是市场能存在于政治和制度的真空中。一般来说，市场在确保诸如安全、稳定、健康和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是很糟糕的。例如，如果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生产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开发自然资源的企业很可能不希望雇佣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劳动力，而且也很少关心工人的健康。如果没有互补性的社会行动和政府行动，市场会削弱环境的可持续，带来环境的恶化，甚至发生诸如爪哇泥石流和墨西哥湾漏油事件这样的灾难。

监管规则的制定不仅需要有一个有能力的政府，还需要有政治承诺，然而政府能力往往供给不足。一些发展中国家试图模仿现代发达国家的做法，却缺乏相应的资源和能力。例如，当许多拉美国家试图发展工业化政策时，这些国家的进口替代制度便处于挣扎的边缘。相反，东亚国家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则在于有能力的、专注的政府有助于推动经济 and 市场规模扩大。是否可行与恰当取决于特定的背景。除了政府，公民社会对于遏制市场和政府的过度干预也具有潜在作用，尽管政府试图控制政见分歧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公民社会的活动能力。

当国家向包容性市场机制和包容性政治体制转型时，经济可能会更富有活力。然而现实中这却是很难且不常发生的。寡头资本主义趋于自取灭亡，既是因为它扼杀了生产力的创新动机（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进口替代制度的失败），也是因为物质进步激发了人们的理想抱负，使他们敢于去挑战少数精英的权力，形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巴西、印度尼西亚和韩国。

---

在最新数据和分析的支持下，我们同样认同《人类发展报告》最初提出的两个核心观点：人类发展与经济增长不同；即使没有快速的经济增长也能取得重大成就。

---

## 福无双至

人类发展不仅涉及健康、教育和收入，还涉及人们在促进发展、平等、永续性方面的积极参与，以及人们生活中认为有价值的、自由的其他内在固有方面。对于怎样衡量这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人们很少达成共识，也缺少测量方法。但是缺乏量化不是忽略或无视它们的理由。

即使当国家在人类发展指数方面取得了进步，也并不一定说明它们在更广阔的维度就一定出色。高的 HDI 很可能和不可持续、不民主、不平等并存，正如低的 HDI 也可能和相对的可持续、民主、平等并存。这种情况给我们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随着时间推移，我们该如何思考人类发展，测量人类发展，制定政策以促进人类发展。

将 HDI 与人类发展的其他维度（如赋权或可持续性）相联系，并没有简单直接的规律可循（图 4）。唯一例外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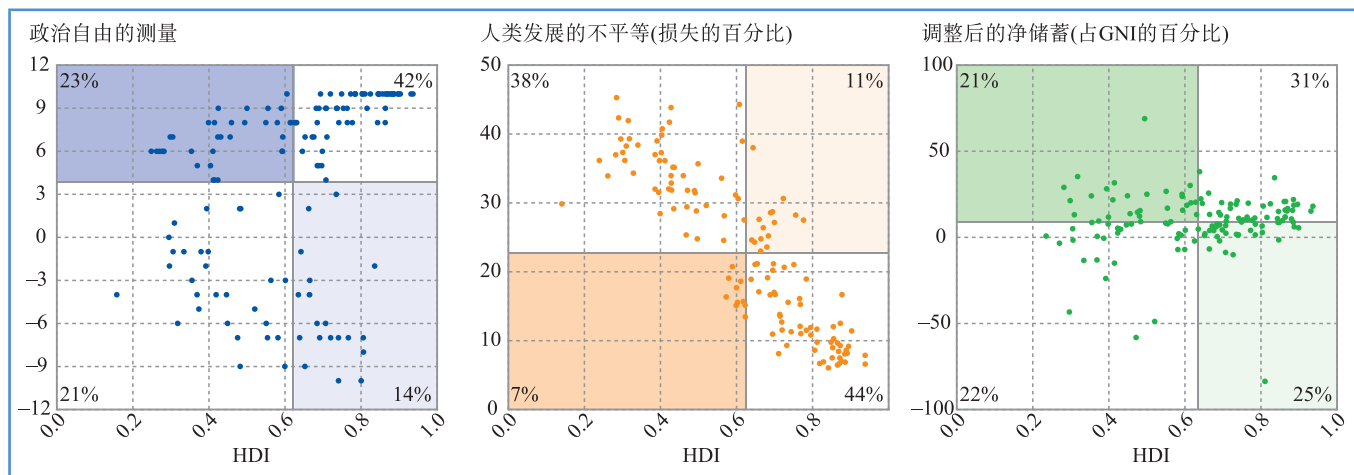
不平等这个维度，它与 HDI 负相关，但即使这样，两者的相关关系也表现出极大的变动性。这种相关性的缺失在许多国家都可看到，这些国家 HDI 较高但在其他维度的表现却很差，大约 1/4 的国家拥有较高的 HDI 和较低的可持续性；对于政治自由这个维度来说，虽然相关性不甚显著，但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结论。

有利于赋权的趋势包括世界很多地区识字率和受教育机会大幅增加，这增强了人们做出明智选择以及确保政府负责的能力。通过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善，赋权的范围和赋权的表现都扩大了。尤其是，移动电话和卫星电视的迅速发展以及网络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可得性和话语权能力。

民主制国家所占比重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不足 1/3 增加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1/2，2008 年的 3/5，出现了许多混合形式的政治体。尽管真正的改变原因和健全的政治机能形式各异，许多民主制国家也存在缺陷和脆弱性，但

图 4

人类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的更多维度——赋权、不平等和可持续性——之间的相关性，2010 年



注：数据为 2010 年或最近几年可获得数据，分割线表示分布的平均值，百分比是样本国家在每个四分位的比重。详见全报告的政治自由、环境可持续和不平等的测量。

资料来源：《2010 世界发展指标》（美国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Marshall 和 K. Jagers, 2010 年，“政策 IV 方案，政治制度的特征及变迁，1800—2008 年”，社会冲突研究项目综合网，帕克分校，马里兰州；国家发展和冲突管理中心，马里兰大学。人发处根据以上来源数据加以计算。



公众的意见和公众所关心的问题对制定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地方民主进程正在不断深化，政治斗争使许多国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扩大了传统边缘人群的自我代表权，这些人包括妇女、穷人、土著人、难民和性少数派群体。

但是平均数可能会带来误导。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国家比下降的国家更多。过去30年里，不平等程度得以改善的国家中至少有两个以上的状况又恶化了，最显著的是前苏联国家。目前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多数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比几十年前加剧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是个重要的例外：长期以来该地区的收入和财产不平等，但近年来得到了改善，也使得公共支出和具有瞄准性的社会政策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近年我们所取得的一些成就的脆弱性不断暴露出来，也许几十年来这场最大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明证，这场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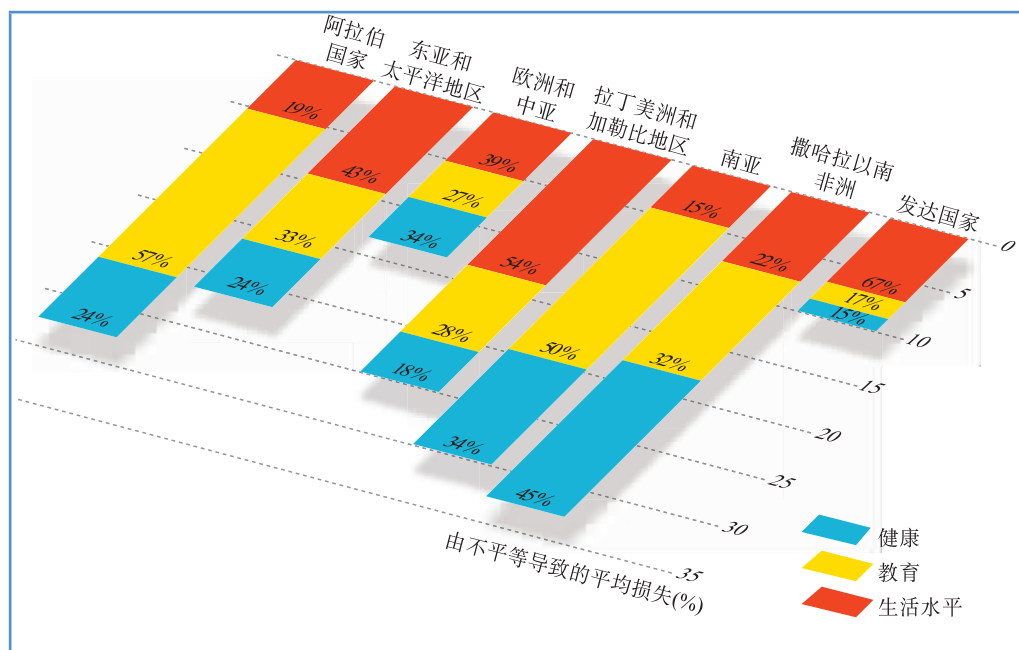
机造成3400万人失业，6400多万人陷入每天1.25美元的收入贫困线以下，“二次探底”的经济衰退的危险依然存在，全面的经济复苏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

不过，或许维持人类发展进步最大的挑战来自生产和消费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人类发展要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中断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密切关联。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开始通过回收利用、投资于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来缓解不可持续性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却因为清洁能源的高成本和较低的可用性而受到阻碍。

## 基于实际的新测量方法

采用最前沿的测量方法进行研究是人类发展理念的重要基石，但永远不是为了测量而测量。人类发展指数通过接

图5 源于不平等的人类发展指数损失区域图



资料来源：根据人发处数据库资料计算。

受简单但富有哲理的思想——发展远比收入更重要——已经能从创新的角度来思考人类进步。多年来,《人类发展报告》采用了新的测量方法来评定在减贫和女性赋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但缺少真实可信的数据一直是主要的约束。

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引入了三个新指数,分别从平等、性别平等、贫困这些维度测量福利分布的主要方面。这些指标代表了最先进的测量方法,数据也更容易获得。我们还引入了一个经过精炼后的人类发展指数,同样也有三个维度,经过有效评论后,用这些指数评价未来的进步会更加恰当。

**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首次反映了人类发展指数每个维度的不平等程度。今年的报告提出了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IHDI),主要用来测量一个社会中人类发展水平的不平等状况。在非常公平的状态下,HDI与IHDI相等。当健康、教育和收入分配呈现不平等时,就表现为该社会中平均每个人的HDI低于社会总的HDI。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越低(以及IHDI与HDI之间的差距越大),不平等越严重。我们运用此方法测量了139个国家,发现:

- 源于不平等的HDI平均损失约为22%,换句话说,根据不平等状况进行调整以后,2010年全球HDI从0.62下降到了0.49,这意味着由高人类发展水平降到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HDI损失范围从6%(捷克共和国)到45%(莫桑比克),4/5的国家HDI损失超过了10%,2/5的国家超过了25%。
- 低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往往在许多维度都表现出较大的不平等,其结果是人类发展指数的损失更大。由于多维不平等,纳米比亚损失44%,中非共和国损失42%,海地损失41%。

- 撒哈拉以南非洲遭受损失最大,因为这些国家三个维度的不平等状况都非常严重,而其他地区的损失则更多是由单一维度的不平等造成,如南亚的健康不平等(图5)。

**性别不平等的新测量方法:**妇女和女孩面临的不利处境是造成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她们经常在健康、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上受到歧视,这对她们的自由造成了间接的负面影响。我们提出了测量这些不平等的一个新方法,来更好地揭示成就分配方面男女之间的差异性。新测量方法建立的框架结构与HDI和IHDI的相同。性别不平等指数表明:

- 各国性别不平等差异非常明显,源于性别不平等的人类发展成就损失从17%到85%不等(因为使用的变量不同,不能直接比较整体不平等损失)。居于性别平等首位的是荷兰,其次是丹麦、瑞典、瑞士。
- 人类发展分布不均的国家也是高度性别不平等的国家,而且高度性别不平等的国家也表现出了人类发展的不均等分布。所有国家中,在这两方面表现都很差的是中非共和国、海地、莫桑比克。

**贫困的多维测量:**如同发展那样,贫困也是多维度的。但是该特征往往被一些重要的数字所掩盖。今年的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了多维贫困指数(MPI),采用了货币化的测量方法,从而考虑到了多维剥夺及其交互影响。这一识别剥夺程度的指数有着与HDI相同的三个维度,反映了贫困人数(在指定剥夺维度中),以及处于贫困家庭最具代表性的剥夺维度方面的贫困人数。多维贫困指数能够按照地区、民族和其他组别以及不同维度进行分解,使其成为决策者的有力工具。结论如下:

我们引入了三个新指数,分别从平等、性别平等、贫困三个维度测量福利分布的主要方面。这些指标代表了最先进的测量方法,数据也更容易获得。

- 在 MPI 所覆盖的全球 104 个国家中，大约有 17.5 亿人——1/3 的人口——生活在多维贫困中。也就是说，至少有 1/3 的指标准确反映出了在健康、教育或生活水平维度上的严重剥夺程度。17.5 亿人远远超出了对采用每天 1.25 美元或以下贫困线（尽管按每天 1.25 美元衡量的人数比例低于按每天 2 美元衡量的比例）的国家估计的 14.4 亿人这个数字。在几个重要方面，剥夺方式表现出与收入贫困的不同：许多国家——包括埃塞俄比亚和危地马拉——陷入多维贫困中的人数更多。然而，据估计，在那些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都存在的国家中，约 1/4 的国家的收入贫困率更高，像中国、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
-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维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多维贫困发生率最低的是南非的 3%，最高的是尼日尔的 93%；剥夺的平均比重从 45%（加蓬、莱索托、斯威士兰）到 69%（尼日尔）。现在全球一半的多维贫困人口生活在南亚（51%，8.44 亿人），1/4 以上的人生活在非洲（28%，4.58 亿人）。

\* \* \*

采用新的测量方法得出了许多新颖的结论和深刻的见解，这些结论会影响发展政策的思考和设计。人类发展指数巨大的损失是由不平等造成的，这表明如果国家致力于改善公平性的改革，那么其将受益匪浅。高多维贫困指数与低收入贫困的一致性说明，政府通过加强基础公共服务的提供将获益颇丰。新的测量方法为贫困研究开拓了令人激动的新机会，允许我们对一些棘手问题开展研究：哪些国家在降低人类发展不平等方面最成功？性别平等成就的取得是广泛发展趋势的原因还是仅

仅反映了更广阔的发展趋势？是收入贫困的减少促进了多维贫困的降低还是正相反呢？

## 引领未来人类发展方向

这对国家和国际的施政纲领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结论令人鼓舞但也需要审慎。即使没有大量的资源投入，人类也有可能取得进步，即如果任由各国采用现有的方法，人们的生活也能得到改善。但是成功与否不能保证。促进人类发展的途径多种多样，应根据各国具体的历史、政治、体制而定。

很多发展言论都在努力寻求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政策药方，但是那个智慧型方案的缺点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且得到了公认。由于这些缺点，我们就更需要承认在不同背景下都能够对发展战略和政策产生影响的基本准则，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国家和地区个体差异性的教训，推动研究、政治议程、相关讨论进入互补性领域。

如果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天生就是误导性的，那么我们还如何引导政策决策呢？世界各地每天都在不停地制定和实施政策，因此我们应该从发展制度和研究人员那里寻求具体的建议。一些基本理念包括：

- 首先要考虑基本准则。探寻一个特定政策是否普遍适用于人类发展的方法并不是最好的，因为很多政策在某些情况下运作良好，而在其他条件下则不尽然。因此我们必须明白采用什么样的准则来对备选政策加以评估。例如，把平等和贫困放在政策和制度设计的最前沿，从而来控制冲突的发生并解决争端问题。如何将准则转化为具体的政策则根据不同背景而变化。对经验和

采用新的测量方法得出了许多新颖的结论和深刻的见解，这些结论会影响发展政策的思考和设计。

---

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意味着发展要体现公平性和广泛性，使人们积极参与到变化中，确保当前的成就不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

---

制度、结构和政策的约束条件详加考虑是极其重要的。

- 认真对待大环境。政府能力和政治约束就是大环境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影响的最好范例。失败的常见原因就是假定已经存在一个运作良好的政府和有序的体系，或者认为这个政府和有序体系可以很容易地被移植或者创造。同样，国家政策忽略了更大的政治经济环境正处于危险边缘这个事实，如果对这些习以为常的现实并不了解就制定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很可能是不起作用的。
- 转变全球性政策。当前人类面临诸多挑战，如国际迁移，有效公平的贸易和投资规则，以及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国际威胁，这些挑战超出了单个国家的应对能力。因此，应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治理体系，该体系应该能够促进民主问责制，增强透明度，提高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包容性，而且还应该设法建立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全球经济环境。

《人类发展报告》的影响力已经表明，通过对人类发展的关键维度进行深入探索有助于影响和激发政策思考。其具备一个重要元素，即有一个丰富的研究和分析议程。本报告向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更好的数据和趋势分析来推进这一议程。但是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三个方面是：提高收集数据和分析的能力以激发讨论；探索一种可替代传统方法的研究发展问题的模式；

提高人们对不平等、赋权、脆弱性和可持续性的理解。

经济增长及其与发展的关系尤其需要彻底反思。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几乎一致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研究模型通常假设人们只关心消费，实证分析几乎全部集中于政策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

相反，人类发展理念的中心论点是福祉比金钱更重要——这关乎人们按照他们有理由选择和追求的生活计划来安排生活的可能性。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经济环境——一个有利于人类发展的经济环境，这种经济的目标就是提高人类福祉、促进经济增长。在这个经济环境中，我们积极评价和执行那些在短期和长期都能够促进人类发展的政策。

“人类的进步”，马丁·路德·金写道，“永远不会由必然性车轮的滚动来实现，而要通过孜孜不倦的努力、坚持不懈的工作……而若没有这种艰苦的工作，时间本身就会成为社会惰性力量的同谋。”人类发展的思想就是这些辛勤努力的典范，那些力图改变我们看待社会进程的，具有奉献精神的知识分子和实践者深化了人类发展思想。

但是，要充分理解人类发展进程，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努力。比智力训练更重要的是要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这意味着发展要体现公平性和广泛性，使人们积极参与到变化中，确保当前的成就不是以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代价。迎接这些挑战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迫切。



## 主要国家和地区

2010年HDI排名以及2005—2010年的排名变化

阿富汗	155	↑	1	萨尔瓦多	90			马里	160	↑	2	瑞士	13		
阿尔巴尼亚	64	↓	1	赤道几内亚	117	↑	1	马耳他	33	↓	3	叙利亚	111	↓	3
阿尔及利亚	84	↑	1	爱沙尼亚	34	↓	3	毛里塔尼亚	136			塔吉克斯坦	112		
安道尔	30	↑	2	埃塞俄比亚	157	↑	3	毛里求斯	72	↓	2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148	↑	1
安哥拉	146	↑	2	斐济	86	↓	9	墨西哥	56	↓	2	泰国	92	↑	1
阿根廷	46	↑	4	芬兰	16	↓	2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103	↓	5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71	↑	1
亚美尼亚	76			法国	14	↑	5	摩尔多瓦共和国	99			东帝汶	120	↑	11
澳大利亚	2			加蓬	93	↑	1	蒙古	100	↑	2	多哥	139	↓	4
奥地利	25	↓	1	冈比亚	151	↓	1	黑山	49	↓	1	汤加	85	↓	6
阿塞拜疆	67	↑	16	格鲁吉亚	74	↓	3	摩洛哥	114	↑	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59	↑	1
巴哈马	43	↓	3	德国	10	↓	1	莫桑比克	165			突尼斯	81	↑	5
巴林	39	↓	1	加纳	130	↓	2	缅甸	132	↑	6	土耳其	83	↓	1
孟加拉国	129	↑	1	希腊	22	↑	3	纳米比亚	105	↑	2	土库曼斯坦	87		
巴巴多斯	42	↓	1	危地马拉	116			尼泊尔	138	↑	5	乌干达	143	↑	4
白俄罗斯	61	↑	1	几内亚	156	↓	1	荷兰	7	↑	3	乌克兰	69	↓	3
比利时	18	↓	1	几内亚比绍	164	↓	1	新西兰	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2	↑	5
伯利兹	78	↓	9	圭亚那	104	↑	1	尼加拉瓜	115	↓	2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26	↓	4
贝宁	134			海地	145	↓	6	尼日尔	167	↓	1	美利坚合众国	4		
玻利维亚	95	↓	3	洪都拉斯	106			尼日利亚	142			乌拉圭	52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68	↓	4	中国香港	21	↑	2	挪威	1			乌兹别克斯坦	102	↓	1
博茨瓦纳	98	↑	2	匈牙利	36	↓	1	巴基斯坦	125	↓	2	委内瑞拉	75	↑	3
巴西	73			冰岛	17	↓	10	巴拿马	54	↑	4	越南	113	↑	1
文莱达鲁萨兰国	37	↓	4	印度	119	↑	1	巴布亚新几内亚	137			也门	133	↑	8
保加利亚	58	↓	1	印度尼西亚	108	↑	2	巴拉圭	96			赞比亚	150	↑	1
布基纳法索	16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70	↑	10	秘鲁	63	↑	4	津巴布韦	169		
布隆迪	166	↑	1	爱尔兰	5			菲律宾	97	↓	2				
柬埔寨	124	↑	1	以色列	15			波兰	41	↑	3				
喀麦隆	131	↓	2	意大利	23	↑	4	葡萄牙	40	↑	3				
加拿大	8			牙买加	80	↓	6	卡塔尔	38	↓	4				
佛得角	118	↓	1	日本	11	↑	1	罗马尼亚	50	↑	1				
中非共和国	159	↓	1	约旦	82	↑	2	俄罗斯联邦	65	↑	3				
乍得	163	↓	6	哈萨克斯坦	66	↓	1	卢旺达	152	↑	2				
智利	45	↑	2	肯尼亚	128	↓	1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27	↓	3				
中国	89	↑	8	大韩民国	12	↑	8	沙特阿拉伯	55	↓	2				
哥伦比亚	79	↑	2	科威特	47	↓	2	塞内加尔	144						
科摩罗	140	↓	8	吉尔吉斯斯坦	109			塞尔维亚	60	↓	1				
刚果	126	↓	4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122	↑	4	塞拉利昂	158	↑	1				
刚果民主共和国	168			拉脱维亚	48	↓	2	新加坡	27	↑	1				
哥斯达黎加	62	↓	1	莱索托	141	↓	1	斯洛伐克	31	↑	5				
科特迪瓦	149	↓	4	利比里亚	162	↑	2	斯洛文尼亚	29						
克罗地亚	51	↓	2	利比亚	53	↑	3	所罗门群岛	123	↓	4				
塞浦路斯	35	↑	4	列支敦士登	6	↑	5	南非	110	↓	6				
捷克共和国	28	↓	2	立陶宛	44	↓	2	西班牙	20	↑	1				
丹麦	19	↓	3	卢森堡	24	↓	6	斯里兰卡	91						
吉布提	147	↓	1	马达加斯加	135	↓	2	苏丹	154	↓	2				
多米尼加共和国	88			马拉维	153			苏里南	94	↓	5				
厄瓜多尔	77	↓	2	马来西亚	57	↓	2	斯威士兰	121						
埃及	101	↑	2	马尔代夫	107	↑	4	瑞典	9	↓	3				

注：箭头表示 2005—2010 年 HDI 国家排名的上升或下降，使用了具有一致性的数据和方法，空白表示排名没有变化。